心理学报 2022, Vol. 54, No. 9, 1059−1075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2.01059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的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温芳芳[1] 柯文琳[1] 何赛飞[1] 佐 斌[2] 李兰心[1] 马书瀚[1] 王 晶[1]

([1]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社会心理研究中心，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2]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广州 510006)

摘 要 群体印象更新对于促进群际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通过 4 个实验考察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外显与内隐印象更新的影响以及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群体身份变换性不仅改变了对最简外群体的印象评价，而且也提升了年轻人对自然外群体老年人的外显印象评价，但内隐印象评价的改变不明显；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影响老年人的外显印象更新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从群体身份变换性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印象更新领域，而且为群际互动中的偏见消除提供了最简群体再分类新方法。

关键词 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老年人群体，印象更新，群体身份变换性，共同内群体认同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变与不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永恒话题，正如中国哲学智慧思想《周易》中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们的群体印象评价与更新亦如此。如果不懂得更换和变通，就无法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人们的印象评价也将变得刻板和难以改变，进而导致群际偏见与歧视。群体印象更新对于促进群际互动的心理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群体身份是群体印象评价的基础(Fiske, 2004; 温芳芳，佐斌，2019)。那么，利用“变则通”思想，通过群体身份变换性来实现对目标群体的印象更新且探索其机制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近年来，我国逐渐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预计将超过 3 亿，人们对老年人群体的印象评价直接影响着社会互动模式与关系和谐，亟需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对老年人群体进行积极的印象更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拟立足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再分类的思想，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上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群体身份变换性进行操纵，探究其对老年人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并考察共同内群体认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1.1 印象更新及其相关研究

印象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们对某个体或某群体的印象评价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他人的原有印象评价会基于不同的动机或信息而发生调整和变化，即发生印象更新(impression updating) (温芳芳，佐斌，2022)。目前对印象更新的研究主要在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展开，在外显层面上，研究者发现，只要破坏或以某种方式抵消了人们最初的信念，外显印象就容易发生改变(Rydell et al., 2006; Wyer, 2010)；而在内隐层面上，则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研究表明，内隐第一印象比外显印象更难改变(Cao & Banaji, 2016; Forscher et al., 2017; Gregg et al., 2006)，例如，Gregg 等人(2006)研究发现即使被试外显报告的印象发生了改变，采用内隐方式测量的内隐印象依然保持不变。在对群体的印象更新上，Burns 等人(2017)通过启动

收稿日期：2021-08-04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SHB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33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CCNU19ZN021)资助。
通信作者：佐斌，E-mail: zuobin@ccnu.edu.cn

被试内疚情绪降低其对黑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实验中同样发现只在外显态度上有效，被试的内隐态度依然表现出较高的歧视水平；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内隐印象更新也会发生，有研究表明只有在呈现大量与态度相反的信息后内隐印象更新才会发生(Brannon & Gawronski, 2017; McConnell et al., 2008)，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相对简单的信息就能导致内隐印象的改变(Cone & Ferguson, 2015; Ferguson et al., 2019; Mann & Ferguson, 2017)。可见，当前关于外显和内隐印象更新尚存在不一致的结果，外显与内隐不同层面的测量可能存在分离的现象，对此值得进一步探究。

以往研究多关注与先前不一致的新信息特征(如诊断性、强度、可信度)，信息的重新解释、归因过程以及预期刻板信息一致性等因素对印象更新的影响(Fourakis & Cone, 2019; Heilman et al., 2019; Park & Young, 2020; Shen et al., 2020)，但少有研究从感知者群体身份的角度来考察对印象更新的作用。而群体身份在印象评价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温芳芳，佐斌, 2019)，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个体会不自觉地对他人进行社会分类，并将自己也纳入其中，通过社会分类形成了内群体和外群体，并由此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群际偏见(Abbink & Harris, 2019; Simon & Gutsell, 2019; Tajfel, 1978)。可见，从群体身份的角度来考察对群体印象更新的作用显得尤为必要。

1.2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印象更新的影响

前人研究大多基于静态视角考察感知者的内外群体身份对印象更新的影响(温芳芳，佐斌, 2018)。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群体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心理、生理和社会分类线索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甚至对于同一社会分类线索而言，当前分类的外群体在未来也有可能变成内群体，发生群体身份的变换，这种群体身份变换性作为重要的群体身份特征越来越走入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视野。例如，以兴趣爱好为分类线索时，一个足球爱好者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篮球爱好者；以年龄为分类线索时，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幼儿、到青年人、再到老年人的群体身份。

关于再分类(recategorization)的广泛研究发现，通过再分类改变群体身份可以降低对外群体的偏见(Crisp & Hewstone, 2007; Gaertner & Dovidio, 2000; 党宝宝 等, 2014)，为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印象更新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根据 Roth 等人(2018)提出的基于认知一致性的再分类模型，再分类可以有效改变人们的群体身份(Clement & Krueger, 2002)，并且改变群体身份可以有效地减少群际偏见：通过再分类，人们可以从一个群体身份转变到另一个群体身份，如果这两个群体彼此兼容，那么人们会同时将这两个群体与自我相融合，以同样的方式认同这两个群体。考虑到人们会更强烈地将具有积极特质的社会群体与自我联系起来，基于认知上的平衡，人们会重新以积极的方式评价原来的外群体。例如，Guerra 等人(2013)对欧洲葡萄牙裔和非洲葡萄牙裔的儿童研究发现，对群体身份进行再分类能有效提升他们对彼此外群体的印象评价。可见，由再分类导致的群体身份的改变可能使人们同时增加了对两个群体的共同认同，用更加灵活和非常规的方式将群体成员视为共同内群体中的一员，为印象更新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内外群体身份操纵大多采用经典的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 MGP)，即通过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形成具有社会心理意义的内群体与外群体从而考察群际偏见与歧视(Otten, 2016; 温芳芳，佐斌, 2018)。但以往研究大多通过一次简单的分组操纵形成新的群体从而在静态心理层面上考察群体印象评价，并未从动态心理变化做更多探索。因此，本研究拟结合最简群体范式与再分类的思想，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探讨群体身份变换性对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在此，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即在第一次使用最简群体范式进行群体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最简群体范式进行再分类。比如，使用最简群体的“抛硬币”方式第一次进行“红队”和“蓝队”的群体划分，硬币正面是“红队”，反面则为“蓝队”，进行相应印象评价任务后，进一步采用“抛硬币”方式进行再次分类，由此来实现群体身份变换性的操纵。经过两次最简群体分组后产生了群体身份改变组(如，第一次分组时的红队成员，在第二次分组时变成蓝队的成员)和不变组(第一次分组和第二次分组保持在同一队的成员)。相比群体身份不变组而言，群体身份改变组对目标群体的外显与内隐印象是否会发生更新，对此问题进行考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1.3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印象更新的影响可能存在怎样的心理机制呢？强调社会分类对缓解群际偏见的重要性，以及再分类对减少偏见的潜在作用的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为这一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Gaertner et al., 1993; Kunst et al., 2019; 周天爽 等, 2018)。研究表明进行群体身份变换有利于对原来的外群体形成内群体认同感, Sassenberg 和 Matschke (2010)通过对参与国际交换项目的学生进行了群体认同调查, 结果发现与没有参加或申请交换项目的对照组相比, 参加过或将要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会将东道主国家(即原来的外群体)融入自我概念, 并对其有更强的群体认同感和承诺感。再分类的相关研究也为通过群体身份变换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提供了相关证据, 研究表明通过对群体身份进行再分类(以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取代原来的子群体身份, 或只是赋予原来的子群体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 增加了群体成员身份的复杂性, 使群体成员拥有同一个内群体身份, 从而形成了对共同内群体的认同(Gaertner & Dovidio, 2000; Moss, 2016; 赵玉芳, 梁芳美, 2019)。

而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为对原来的外群体进行印象更新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当具有共同的内群体身份时, 偏见会通过对内群体认同的过程来减少。也就是说, 当群体具有共同的内群体身份时, 感知者的群体分类从两个独立的群体(我们和他们)再分类为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包容性的我们), 那些曾经因其外群体成员身份而受到偏见的“他们”现在成为了感知者的内群体“我们”, 感知者出于对内群体的认同改善了对该群体成员的印象(Brochu et al., 2020; Gaertner & Dovidio, 2000; 管健, 荣杨, 2020; 王俊秀 等, 2021)。例如, Kunst 等人(2015)对移民的研究发现, 强调移民与原住民的共同群体身份能够提升原住民对于移民群体的印象评价。

1.4　研究问题与目的

考虑到人们对老年人印象评价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了个体的终身发展(Hummert, 2011), 对老年人群体进行印象更新不仅仅与老年人息息相关, 与每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人都密不可分。因此本研究将以老年人群体作为相对年轻被试的外群体, 旨在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 探索其对最简外群体和老年人外群体的印象更新的影响以及共同内群体认同所起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 本研究包括 3 个研究 4 个子实验, 其中预实验旨在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 探讨其对最简内/外群体印象更新的作用; 实验 1 使用同样的范式探讨群体身份变换性对现实存在的老年群体印象更新的作用, 其中实验 1A 在外显层面探讨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 实验 1B 在内隐层面上通过 Go/No-go 联想任务考察群体身份变换性能否对老年人内隐印象更新产生作用; 实验 2 进一步采用被试内设计同时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上进行检验, 在外显评价层面同时使用广泛的社会认知评价和针对性的刻板印象评价进行印象评价的测量, 在内隐测量层面使用适用范围更广的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ingle Category IAT, SC-IAT) (温芳芳, 佐斌, 2007), 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影响老年人印象更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机制。

2　预实验：群体身份变换性对最简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

预实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的群体身份变换性对最简内/外群体印象更新的效应, 即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的两次分组来操纵被试群体身份的变换性, 检验相比身份不变组, 身份改变组对内/外群体的印象更新是否更大。在此假设, 相比群体身份不变组, 最简群体再分类后群体身份改变组对外群体的印象更新更大。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根据 G*Power 3.1 软件计算结果, 预计需要 24 名被试(*Effect Size* = 0.25, α = 0.05, *Power* = 0.8), 实际被试为 119 人。选取某高校心理学基础公选课大学生 132 人, 被试在课堂上完成整个实验流程作为课程实验学习体验课的一部分。在两次最简分组之后删除未完成整个实验流程、作答时间过短的数据, 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 119 份(男 42 人、女 77 人), 平均年龄为 19.45 岁(*SD* = 0.84 岁)。其中, 身份不变组最终由 61 人组成(男 22 人、女 39 人), 身份改变组最终由 58 人组成(男 20 人、女 38 人)。

2.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 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 第二次测量) × 2 (评价维度：热情, 能力)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群体身份变换性为被试间变量, 改变组由通过最简再分类范式操纵的两次分组的群体身份发生变换的被试构成, 不变组由两次最简分组的群体身份保持不变的被试构成; 测量阶段为被试内变量, 第一次测量指采

用经典的最简群体范式分组后的第一次印象评价，第二次测量指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分组后的第二次印象评价；评价维度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外群体成员在热情、能力两维度上的评价。

2.2.3 实验材料

采用社会认知“大二”模型的热情、能力两维度评价量表(Fiske et al., 2002; 佐斌 等, 2018)，其中热情维度测量词为：热情的、真诚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 0.88$)；能力维度测量词为：能干的、聪明的($\alpha = 0.94$)。量表评分均采用 7 点等级评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 7 表示非常符合) (总体 $\alpha = 0.94$)。

2.2.4 实验程序

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的基本流程如下：首先，运用经典的最简群体范式的“抛硬币”方法进行分组(温芳芳, 佐斌, 2018)，每位被试抛硬币，如果硬币为正面则在被试胸前贴上蓝色卡片表示该被试被分配到蓝队，如果硬币为反面则在被试胸前贴上红色卡片表示该被试被分配到红队。分组后首先让被试通过热情−能力评价量表对红队和蓝队的热情和能力感知进行第一次评价。然后，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让被试再一次抛硬币进行第二次分组，同样硬币的正面在上表示被分配到蓝队，反面在上则被分配到红队。重新分组后，让被试对红队和蓝队的热情和能力感知进行第二次评价。

2.3 结果

2.3.1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最简外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分析

首先，检验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外群体印象更新的有效性，将对外群体的评价数据进行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 × 2 (评价维度：热情，能力)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图 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测量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17) = 2.43$, $p = 0.122$；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17) = 0.07$, $p = 0.788$；评价维度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 117) = 3.15$, $p = 0.079$, $\eta_p^2 = 0.03$。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17) = 0.03$, $p = 0.858$；评价维度和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17) = 0.39$, $p = 0.536$；评价维度和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17) = 2.30$, $p = 0.132$。

但群体身份变换性与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17) = 4.67$, $p = 0.033$, $\eta_p^2 = 0.04$，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于身份不变组，两次测量对外群体的评价无显著差异，$F(1, 117) = 0.19$, $p = 0.667$；对于身份改变组，第二次测量时对外群体的评价发生了改变，显著优于第一次测量，$F(1, 117) = 6.75$, $p = 0.011$, $\eta_p^2 = 0.06$，表明经历了身份变换后在第二次测量时对外群体的整体印象评价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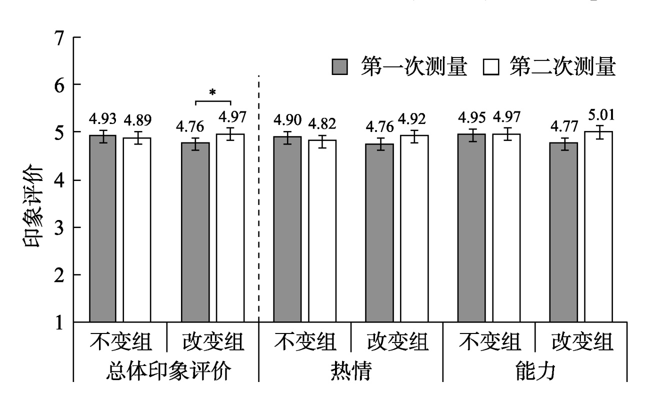


图 1 预实验中对外群体印象评价描述性统计图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2.3.2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最简内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分析

此外，检验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内群体印象更新的有效性，将对内群体的评价数据进行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 × 2 (评价维度：热情，能力)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图 2)，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二项交互均不显著($ps > 0.05$)；群体身份变换性、测量阶段以及评价维度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表明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内群体在热情和能力两维度上的印象更新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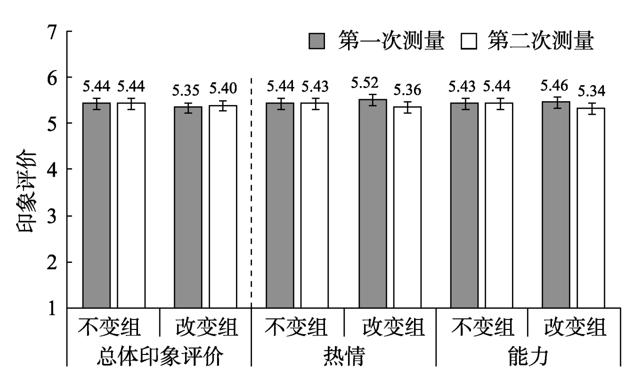


图 2 预实验中对内群体印象评价描述性统计图

2.4 讨论

预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所操作的群体身份变换性对最简外群体印象更新的效应，结果发现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来变换群体身份，可以有效更新个体对外群体的印象评价。具体来讲，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重新分组

后，相较于身份不变组，身份改变组被试对外群体在热情和能力上的印象评价均显著提升；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内群体印象更新的作用不明显，这些结果表明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来考察对最简外群体印象更新的作用是有效的。实验 1 将在此基础上，在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探讨通过该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是否对现实存在的自然群体老年人的印象评价产生影响。

3　实验 1：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

3.1　实验 1A：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外显印象更新的影响

3.1.1　实验目的

实验 1A 旨在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考察年轻个体对老年人外群体的热情和能力印象评价的改变情况，在外显水平上检验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的影响。在此假设，经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两次分组后，相比群体身份不变组，群体身份改变组对老年人群体的印象评价相较于之前会有所提升。

3.1.2　实验方法

(1) 被试

根据 G*Power3.1 软件计算结果，预计需要 24 名被试(*Effect Size* = 0.25, α = 0.05, *Power* = 0.8)，实际被试为 52 人。被试为武汉某高校的大学生，其中男生 25 人、女生 27 人，平均年龄为 19.35 岁(*SD* = 0.95)。

(2)实验设计

采用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 × 2 (印象评价维度：热情，能力)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群体身份变换性为被试间变量，改变组由通过最简再分类范式操纵的两次分组的群体身份发生变换的被试构成，不变组由两次最简分组的群体身份保持不变的被试构成；测量阶段为被试内变量，第一次测量指采用经典的最简群体范式分组前对老年人的第一次印象评价，第二次测量指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分组后对老年人的第二次印象评价；评价维度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老年人在热情和能力维度上的印象评价。

(3)实验材料

同预实验。

(4)实验程序

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的基本流程同预实验。首先，在最简群体再分类第一次分组前让被试通过热情−能力评价量表对老年人群体的热情和能力感知进行第一次评价；然后，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进行第一次分组和第二次的重新分组；最后，让被试对老年人的热情和能力感知进行第二次评价。

3.1.3　结果

对被试的评分进行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 × 2 (印象评价维度：热情，能力)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图 3)，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0) = 1.78$, $p = 0.189$；测量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0) = 1.34$, $p = 0.253$。印象评价维度的主效应显著，$F(1, 50) = 72.23$, $p < 0.001$, $\eta_p^2 = 0.59$，表现为被试对老年人热情评价显著高于能力评价，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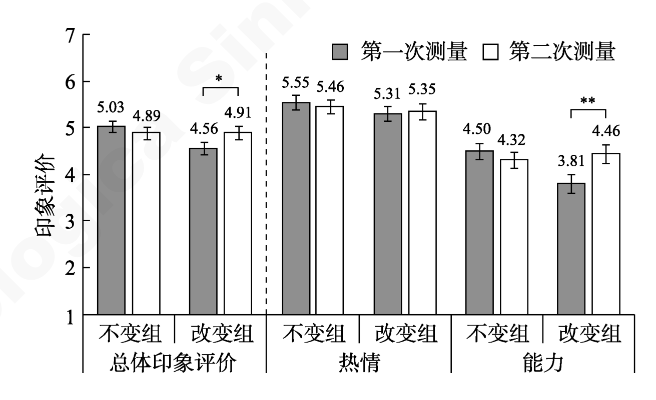


图 3　实验 1A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外显印象更新的影响的描述性统计

三因素交互效应显著，$F(1, 50) = 5.40$, $p = 0.024$, $\eta_p^2 = 0.10$。简单交互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变组条件下，测量阶段和评价维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0) = 0.19$, $p = 0.661$；在改变组条件下，测量阶段和评价维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0) = 7.62$, $p = 0.008$, $\eta_p^2 = 0.15$。对改变组进行简单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热情维度上，被试前后两次对老年人的评价差异不显著，$F(1, 51) = 0.06$, $p = 0.800$；在能力维度上，前后两次评价差异显著，$F(1, 51) = 12.85$, $p = 0.001$, $\eta_p^2 = 0.25$，对老年群体的能力评价在第二次时相较于第一次显著提升。

评价维度和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二项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0) = 0.14$, $p = 0.714$。评价维度和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50) = 2.98$, $p = 0.091$, $\eta_p^2 = 0.06$。测量阶段和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0) = 6.93$, $p = 0.011$, $\eta_p^2 = 0.12$。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身份不变组条件下，被试前后两次对

老年人的评价差异不显著, $F(1, 50) = 1.18$, $p = 0.283$; 在身份改变组条件下, 被试前后两次对老年人的评价差异显著, $F(1, 50) = 6.66$, $p = 0.013$, $\eta_p^2 = 0.13$, 表现在改变组被试第二次对老年人评价显著高于第一次。

3.1.4 讨论

综上, 实验 1A 结果表明, 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 群体身份变换性可以在外显层面上对老年人的印象更新产生影响。具体而言, 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的两次分组后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第二次评价得到了显著提升, 特别是对老年人能力维度上的印象评价得到了明显提升。可见, 在对老年人印象评价的改变中, 由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的群体身份变换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相比第二次分组的群体身份不变组, 群体身份改变组在外显层面上对老年人的总体印象评价发生了明显正向更新。那么, 在内隐层面上, 群体身份变换性会对老年人印象更新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本研究的实验 1B 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考察。

3.2 实验 1B: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内隐印象更新的影响

3.2.1 实验目的

实验 1B 在实验 1A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群体身份变换性能否在内隐层面上有效改变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采用 Go/No-go 联想任务, 利用信号检测论的原理, 以辨别力指数 *d'*为指标对身份变换性的影响进行探讨。

3.2.2 实验方法

(1)被试

根据 G*Power3.1 软件计算结果, 预计需要 24 名被试(*Effect Size* = 0.25, α = 0.05, *Power* = 0.8), 实际被试为 35 人。随机选取武汉某高校心理健康公选课学生 35 人(其中男生 8 人、女生 26 人), 平均年龄为 19.77 岁(*SD* = 0.80)。被试在课堂上完成整个实验流程作为课程实验学习体验课的一部分。

(2)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 不变组) × 2 (属性词效价: 积极, 消极) × 2 (测量阶段: 第一次测量, 第二次测量)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 群体身份变换性为被试间变量, 改变组由通过最简再分类范式操纵的两次分组的群体身份发生变换的被试构成, 不变组由两次最简分组的群体身份保持不变的被试构成; 测量阶段和属性词效价为被试内变量, 其中第一次测量为经典最简群体分组前的测量, 第二次测量为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二次分组后的测量。因变量为被试的辨别力, 以辨别力指数 *d'*为指标。

(3)实验材料

采用 Go/No-go 联想任务, 使用 E-prime 2.0 程序进行编程在电脑上记录被试的反应。Go/No-go 联想任务的基本操作是在短时间内呈现目标(信号)和干扰(噪音)刺激, 需要被试对目标刺激做出“go” (按空格键)的反应, 对干扰刺激则为“no-go” (不按键)的反应。组成信号的概念刺激和属性刺激的关联程度决定了反应的快慢以及停止反应的难易, 而信号与噪声的可鉴别性(*d'*)决定了反应的灵敏度。因此, 不同配对条件下的反应时和 *d'*差异反映了概念刺激和属性刺激之间的关联(Nosek & Banaji, 2001; 于丽霞 等, 2013)。

Go/No-go 联想任务的实验材料主要涉及两类词: 概念词与属性词。在本实验中, 概念词分别为 8 个形容老年人的词和形容年轻人的词, 其中老年人概念词为“老人、爷爷、奶奶、长者、大爷、大妈、老头子、老太太”, 年轻人概念词为“青年、女孩、男孩、孩童、小姑娘、小伙子、少年、年轻人”。属性词分别为 8 个积极和消极词, 积极词为“聪明、成功、高尚、快乐、可爱、灵活、伶俐、幸运”; 消极词为“愚蠢、失败、卑鄙、痛苦、可耻、无能、罪恶、恶心” (佐斌 等, 2007)。

(4)实验程序

在实验 2 中, Go/No-go 联想任务包括两个正式实验的组块, 每个组块包括 16 个试次; 每个正式实验组块前有一个练习任务, 每个练习任务包括 8 个试次。在组块 1 中, 老年词和积极词为信号, 需要按空格键作出反应, 对年轻词和消极词不作反应; 在组块 2 中, 老年词和消极词为信号, 需要按空格键作出反应, 对年轻词和积极词不作反应。在每个试验中, 首先呈现 500 ms 的注视点, 然后呈现刺激, 刺激为 4 个类别词中的一个, 被试需要根据指导语对刺激做出尽可能快速且准确的相应反应。被试反应后开始下一个试验, 若在 1 秒内被试无反应, 则直接跳至下一个试验。

具体的实验流程为被试在进行分组前完成第一次 Go/No-go 联想任务, 休息 5 分钟后运用预实验中使用的“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被试进行两次最简分组以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 之后被试完成第二次 Go/No-go 联想任务。

3.2.3　结果

以被试在 Go/No-go 联想任务中的辨别力指数 d'作为测验指标，d'越大表明被试越容易从噪音中区分出信号，即属于信号的概念词和属性词的联系更紧密。首先计算击中率和漏报率，击中率 P (H) = 击中次数/(击中次数 + 漏报次数)，其中击中是被试正确的 Go 反应，漏报是被试不正确的 No-go 反应；虚报率 P (FA) = 虚报次数/(虚报次数 + 正确拒绝次数)，其中虚报是被试不正确的 Go 反应，正确拒绝是被试正确的 No-go 反应。将击中率和虚报率通过POZ转换表转化为相应的Z分数后相减，则得到d'。

以辨别力指数 d'作为因变量，实验采用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属性词效价：积极，消极)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属性词效价积极指对老年人和积极词汇做出相同反应，消极指对老年人和消极词做出相同反应。结果显示，属性词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1, 33) = 17.48$, $p < 0.001$, $\eta_p^2 = 0.35$，当把老年人和消极词联结在一起时的辨别力指数 d'更高；三项交互、二项交互均不显著($ps > 0.05$)；具体的描述性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 1B 中 Go/No-go 联想任务各条件下的辨别力指数均值(标准差)

测量阶段	改变组		不变组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第一次测量	3.12 (0.75)	3.89 (0.73)	3.52 (1.14)	3.90 (0.62)
第二次测量	3.34 (0.84)	3.94 (0.76)	3.38 (0.86)	4.09 (0.52)

3.2.4　讨论

实验 1B 结果发现，在内隐层面上，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并未达到有效的提升效果。实验 1B 研究结果与实验 1A 存在不一致性，表明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的影响可能存在外显与内隐层面的分离。考虑到实验 1A 和实验 1B 的外显与内隐研究是被试间设计，为排除被试不同质可能造成干扰，同时考虑到实验 1A 的印象评价主要是广泛的社会认知的热情和能力维度内容，而实验 1B 的印象评价主要是针对性的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内容，为保证对老年人印象测量评价内容相对一致性，实验 2 将采取被试内设计在同一批被试上进行外显和内隐层面的测量，同时将社会认知热情能力维度内容和老年人刻板印象内容作为印象评价的指标，并进一步探索造成此影响的心理机制。

4　实验 2：基于外显和内隐层面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机制检验

4.1　实验目的

实验 1A 和实验 1B 分别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上探究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了外显和内隐结果的分离。本实验 2 拟将在外显和内隐水平使用同一批被试，检验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的影响，在内隐层面上使用应用率更高、适用范围更广的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来进行检验，在印象评价的测量上使用热情、能力和刻板印象特质词的整合视角进行测量。同时也进一步测量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探究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影响中所起的作用。

4.2　实验方法

4.2.1　被试

根据 G*Power3.1 软件计算结果，预计需要 34 名被试(*Effect Size* = 0.25, α = 0.05, *Power* = 0.8)。实际被试招募了某高校大学生 56 人(其中男生 24 人、女生 32 人)，平均年龄为 19.48 岁(*SD* = 0.74)。

4.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的混合实验设计，群体身份变换性为被试间变量；测量阶段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在外显测量中为在社会认知大二模型热情、能力维度内容和刻板印象特质词上对老年人的 7 点印象评分；因变量在内隐测量中为被试的反应时，以 D 值作为被试内隐态度的指标。

4.2.3　实验材料

首先，在外显测量中，热情和能力维度的测量材料与实验 1A 使用的实验材料相同，采用 Fiske 等人(2002)提出的热情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 0.83)和能力维度(α = 0.79)评价量表。刻板印象特质词的测量材料使用了前人研究中(孙山，2016；佐斌等，2007)的 10 个老年人刻板印象特质词(α = 0.79)，其中积极词为“明智的、整洁的、温和的、健康的、豁达的”，消极词为“愚笨的、邋遢的、偏激的、病态的、浮躁的”。评分均采用 7 点等级评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7 表示非常符合，其中对消极特质词进行反向计分(三个维度的总体评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 0.85)。

其次，在内隐测量中使用了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SC-IAT 涉及概念词和属性词两类词语。

在本实验中，概念词与实验 1B 使用的实验材料相似，为 5 个形容老年人的词语，分别是“老人、长者、爷爷、奶奶、老翁”。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分别为 5 个带有积极或消极效价的特质词，积极词为“有能力的、热情的、明智的、整洁的、温和的”，消极词为“懦弱的、冷漠的、愚笨的、邋遢的、偏激的”，包括了社会认知大二模型的热情、能力维度和老年人刻板印象特质词等内容。

并且采用 Ufkes 等人编制(2015)的共同内群体认同量表测量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共同内群认同程度，并根据实验实际情况对项目进行了改编(α = 0.94)，该量表使用 7 点评分(其中，1 表示非常不符合，7 表示非常符合)，评分越大表明共同内群体程度越大。

除此之外，实验测量了被试的独立/依存自我构念、认知灵活性和分组转换身份时的情绪等额外变量，其中情绪测量要求被试对自己的情绪做出 7 点评分，1 表示非常消极，7 表示非常积极。自我构念测量采用了王裕豪等人(2009)修订的自我构念量表(α = 0.61)；认知灵活性使用了 Martin 和 Rubin (1995)编制的量表(α = 0.77)；均要求被试对每个项目进行 7 点评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7 表示非常符合，并对分数进行了转化，分数越大表明依存自我程度越大和认知灵活性越高。

4.2.4 实验程序

程序使用 E-prime 2.0 软件编制(图 4)。首先，被试进行第一次对老年人的外显和内隐评价：外显测量项目为实验材料中涉及的热情、能力和刻板印象特质等印象评价内容。内隐测量使用 SC-IAT 进行测量：SC-IAT 通过测量概念词(老年人词)与属性词(积极词与消极词)的自动化关联强度来测量内隐态度，基本程序是让被试对屏幕呈现的刺激进行按键归类。在一个试次中，屏幕中央首先呈现 800 ms 的注视点，然后注视点消失，出现某类词语中的一个词语，被试需要根据指导语通过按键对词语进行又快又准地归类。实验共包括两种任务，在相容任务中需要被试对积极词和老年人词做出相同按键反应(F 键)，对消极词做出不同的按键反应(J 键)；在不相容任务中需要被试对消极词和老年人词做出相同按键反应(F 键)，对积极词做出不同的按键反应(J 键)。每种任务包括 15 个试次，每种任务的正式实验开始前有 3 个试次的练习阶段。两种任务的反应时差异表明了“老年人−积极词”和“老年人−消极词”的联结强度的差异。此外，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填写自我构念量表和认知灵活性量表测量被试在额外变量上的个体差异。

第一次测量后运用实验 1A 中使用的“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被试进行两次最简分组以操纵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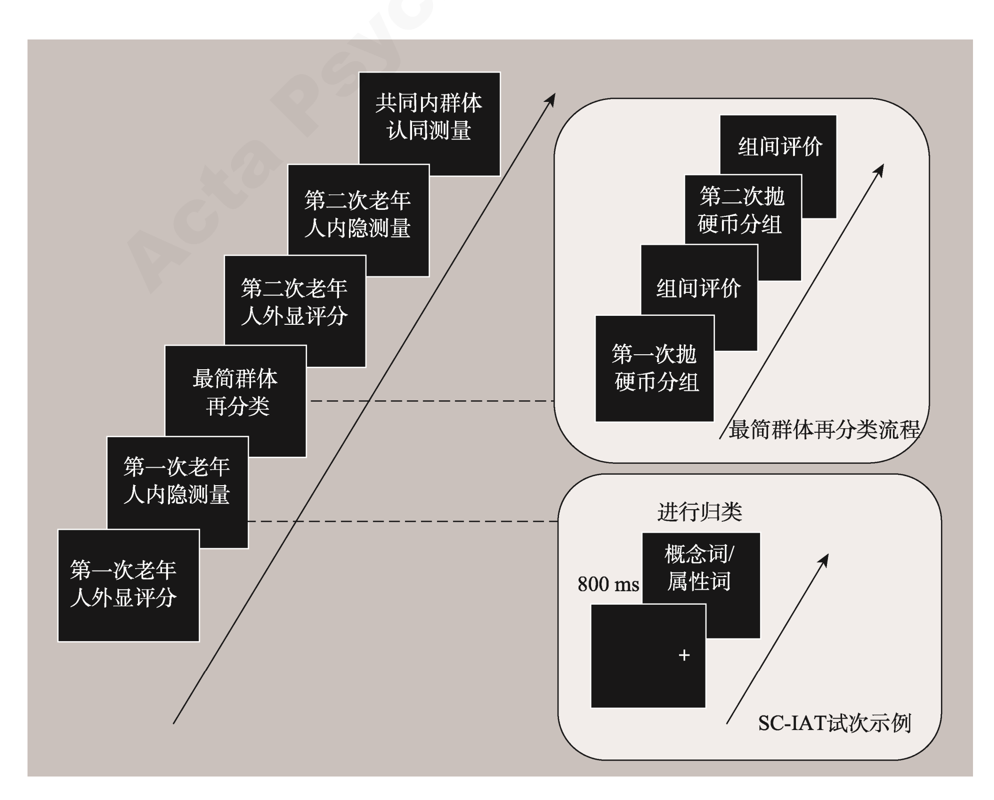


图 4 实验 2 基于外显与内隐层面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机制检验流程图

体身份变换性，将被试分为群体身份改变组和不变组，再次让被试对老年人进行第二次的外显和内隐测量。随后被试完成对老年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测量。

4.3 结果

4.3.1 额外变量影响分析

分析群体身份改变组和群体身份不变组两个实验组的认知灵活性、自我构念和第二次分组后的情绪反应等额外变量是否存在差异。首先对分数进行转换，分数越大表明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越高、自我构念更偏向依存性自我和情绪更积极，然后对身份改变组和身份不变组在这三个因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认知灵活性上，身份改变组(M = 5.23, SD = 0.79)和身份不变组(M = 5.06, SD = 0.65)不存在显著差异，$t(54) = -0.83$, p = 0.409 (95% CI [−0.55, 0.23])；在自我构念上，身份改变组(M = 3.66, SD = 0.82)和身份不变组(M = 3.50, SD = 0.80)不存在显著差异，$t(54) = -0.73$, p = 0.471 (95% CI [−0.61, 0.29])；在情绪感受上，身份改变组(M = 4.85, SD = 0.99)和身份不变组(M = 5.06, SD = 1.12)不存在显著差异，$t(54) = 0.69$, p = 0.496 (95% CI [−0.40, 0.81])。额外变量的分析表明在两个实验组中，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自我构念和二次分组的情绪反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除此之外，对被试的反馈问卷进行文本分析，其中 2 名被试未完成实验目的猜测的反馈问卷。而 32 名被试认为实验目的在于测量对老年人态度、14 名被试认为实验目的在于测量按键反应速度、6 名被试认为实验目的在于测量对群体的认同感以及 2 名被试认为实验目的在于测量心理暗示对评价的影响。对反馈问卷的分析表明未有被试猜测出实验的意图：测量群体身份变换对老年人印象评价改变的影响。

4.3.2 外显评分结果

在外显水平，首先在总体的印象评价上对被试的评分进行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然后进一步分别在热情、能力和刻板印象特质三个评价方面上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图 5)：

在总体印象评价上，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 = 0.47$, $p = 0.497$；测量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1, 54) = 5.62$, $p = 0.021$, $\eta_p^2 = 0.10$，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第二次测量的印象评价显著优于第一次测量时的评价。群体身份变换性与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4) = 5.49$, $p = 0.023$, $\eta_p^2 = 0.0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身份不变组中，两次测量阶段的印象评分无显著差异，$F(1, 54) = 0.00$, $p = 0.975$；但在身份改变组中，第二次测量时对老年人的印象评分显著高于第一次测量时的评分，$F(1, 54) = 8.67$, $p = 0.005$, $\eta_p^2 = 0.16$。表明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身份改变组提升了对老年人的总体印象评分，而身份不变组对老年人的印象在总体上未发生改变。

进一步分析在印象评价的三个具体方面上的改变情况，首先在热情上，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 = 2.35$, $p = 0.131$；测量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 = 0.06$, $p = 0.801$。但群体身份变换性与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4) = 5.61$, $p = 0.021$, $\eta_p^2 = 0.0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身份不变组中，两次测量阶段的热情评分差异显著，$F(1, 54) = 4.81$, $p = 0.033$, $\eta_p^2 = 0.09$，身份不变组对老年人的热情评分在第二次测量时反而显著下降了；但在身份改变组中，两次测量对老年人的热情评分无显著差异，$F(1, 54) = 1.74$, $p = 0.193$。表明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身份改变组未能提升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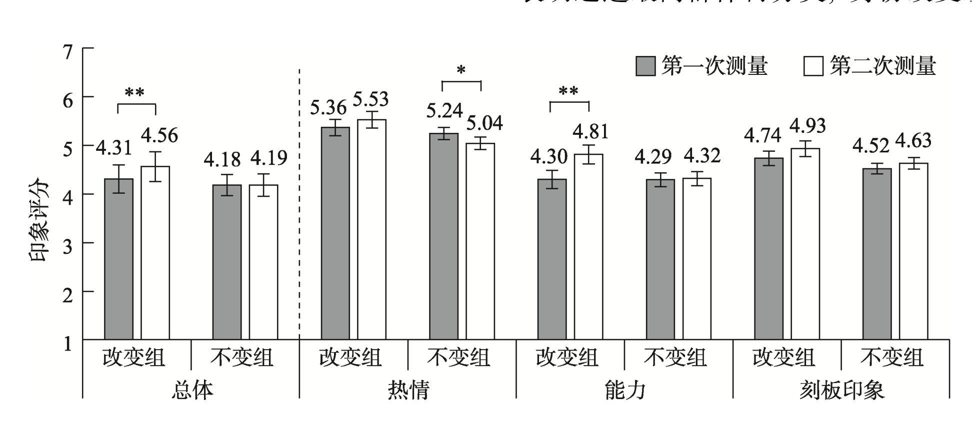


图 5　实验 2 外显评价描述性统计图

老年人的热情评分，但身份不变组对老年人的热情评价在第二次评价时却显著下降了。

在能力上，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 = 1.39$, $p = 0.243$；测量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1, 54) = 6.09$, $p = 0.017$，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第二次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价显著优于第一次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价。但群体身份变换性与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4) = 4.90$, $p = 0.031$, $\eta_p^2 = 0.0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身份不变组中，两次测量阶段的能力评分无显著差异，$F(1, 54) = 0.05$, $p = 0.833$；但在身份改变组中，第二次测量时对老年人的能力评分显著高于第一次测量时的评分，$F(1, 54) = 8.52$, $p = 0.005$, $\eta_p^2 = 0.16$。表明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身份改变组提升了对老年人的能力评分，而身份不变组对老年人的能力评分未发生改变。

在刻板印象特质上，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 = 1.93$, $p = 0.170$；测量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1, 54) = 8.07$, $p = 0.006$, $\eta_p^2 = 0.130$，第二次测量时的评价好于第一次测量时的评价。而群体身份变换性与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4) = 0.66$, $p = 0.421$。表明在刻板印象特质上，通过群体身份变换更新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的效果未能达到显著水平。

4.3.3 内隐测量结果

首先对被试的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根据 Greenwald 等人(2003)提出的数据分析方法，剔除了错误率大于 0.2 的 11 名被试后，纳入最后数据分析的被试数量为 45 名(其中男性 21 名，平均年龄为 19.49 岁，$SD = 0.73$)，随后剔除反应时小于 300 ms 和大于 10000 ms 的数据，并对错误的反应时用该类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加 600 ms 来替换(孙俊才 等，2019)。以 D 值作为被试内隐态度的指标，D 值的计算方法是不相容任务反应时和相容任务反应时之差比上两部分正确反应时的标准差，这样得到的分数就是被试内隐态度的强度。在本实验中，D 值越小表明对老年人的内隐态度越积极。然后进一步在总体上对 D 值进行 2 (群体身份变换性：改变组，不变组) × 2 (测量阶段：第一次测量，第二次测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图 6)，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群体身份变换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 43) = 0.53$, $p = 0.472$；测量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F(1, 43) = 0.01$, $p = 0.934$。群体身份变换性与测量阶段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 43) = 0.625$, $p = 0.433$。表明在内隐层面，身份变换性未能有效改变对老年人的内隐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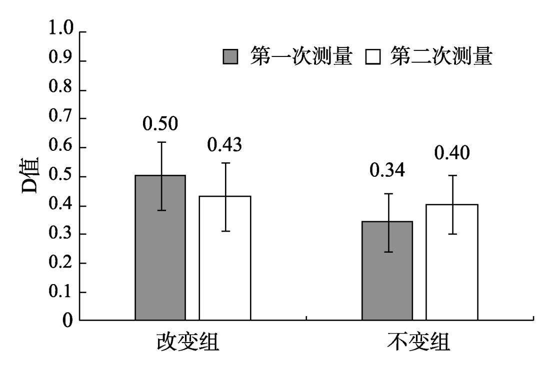


图 6 实验 2 内隐测量描述性统计图

4.3.4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将第二次测量的总体外显印象评分减去第一次测量时的总体外显印象评分，得到对老年人印象评价的提升值。随后为了检验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否中介身份变换性对印象评价提升的效应，以对群体身份变换性变量进行虚拟编码(1 为不变组，2 为改变组)为预测变量，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为中介变量，总体印象评价的提升值为结果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根据方杰 等人(2017)提出的类别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模型 4 计算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通过 Bootstrap 法 5000 次样本抽样估计 95%置信区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各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与印象更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df_1/df_2)$	β	t
印象提升	身份变换性	0.30	0.09	$5.49^*(1/54)$	0.25	2.34^*
共同内群体认同	身份变换性	0.34	0.12	$7.19^{**}(1/54)$	0.84	2.68^{**}
印象提升	身份变换性	0.39	0.15	$4.70^*(2/53)$	0.18	1.60
	共同内群体认同				0.09	1.91

结果表明，以身份变换性为预测变量，印象提升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 = 5.49$, $p = 0.023$)；以身份变换性和共同内群体认同为预测变量，印象提升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方程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 = 4.70$, $p = 0.013$)。身份变换性可以正向预测共同内群体认同($\beta = 0.84$, $t = 2.68$, $p < 0.001$)，共同内群体认同正向预测印象提升达到边缘显著水平($\beta = 0.09$, $t = 1.91$, $p = 0.06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3，中介效应路径如图 7 所示。共同

内群体认同的间接效应值为 0.073, 其 95%置信区间[0.01, 0.15]不包含 0, 说明该间接效应显著; 身份变换对印象提升直接效应的效应值为 0.18, 其 95%置信区间[−0.05, 0.401]包含 0, 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共同内群体认同在身份变换对印象提升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比例为 29.2%, 表明身份变换通过提高共同内群体认同, 进而提升了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

表 3　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	效应值	*SE*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18	0.11	−0.05	0.40
间接效应	0.073	0.03	0.01	0.15
总效应	0.25	0.11	0.04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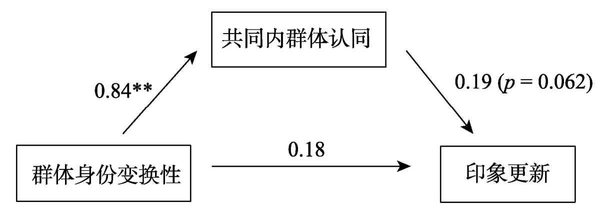


图 7　实验 2 中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4.4　讨论

实验 2 发现在外显水平上, 与实验 1A 结果一致,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的印象更新具有显著影响, 表现在身份改变组提升了对老年人的总体印象评分, 而身份不变组对老年人的印象在总体上未发生改变。具体而言身份改变组提升了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价, 而身份不变组反而由于身份的固化降低了对老年人的热情评价。并且在外显水平上, 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在身份变换对印象提升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内隐水平上, 与实验 1B 结果一致, 身份变换未能改变被试对老年人的内隐印象评价。

5　总讨论

群体印象更新对于消除群体偏见、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首次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来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 探索其对老年人群体外显与内隐印象更新的影响及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外显层面上, 相比群体身份不变组, 群体身份改变组对老年人群体存在积极的印象更新, 共同内群体认同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而内隐层面上未产生明显的印象更新。这些研究发现一方面从感知者群体身份的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印象更新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另一方面开创了一种新的利用最简群体再分类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的再分类方式, 此方式可用于提升共同内群体认同, 为群际偏见的干预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途径, 具有重要的现实生态意义。

5.1　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对最简外群体印象评价的作用

预实验探索了“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的群体身份变换性对于最简外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 结果发现通过两次最简分组改变群体身份, 可以有效改变对外群体的印象评价, 但对内群体的印象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群体身份变换性在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印象更新的影响上存在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在仅仅依赖于轻微的群体认同而不涉及其他的利益因素时, 对内群体和外群体进行印象评价是两个独立的心理过程(Abbink & Harris, 2019; Osborne & Sibley, 2017)。Gaertner 等人(1989)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早期研究也表明对外群体偏见的减少是由于对外群体成员的更积极的评价造成的, 而不是对内群体成员的贬损。预实验的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 即群体身份的变换使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评价更加积极, 但对内群体成员的评价没有发生变化, 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而群体身份变换组提升了对外群体的印象评价, 这与再分类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再分类突出了社会分类动态性的本质, 使个体的群体身份发生了流动, 打破了群体的边界(Gaertner & Dovidio, 2000)。在再分类过程中, 对于群体身份变换的被试而言, 他们经历了群体间的流动, 跨过了群体的分类界限。一方面, 这可能会使身份变换的个体在对他人进行评价时去类别化(decategorization), 即不再将人看作一个外群体中的成员, 而是将他们感知为独特的个体, 形成更个性化、更不同质化的看法(Ensari & Miller, 2010), 这种个性化感知能有效减弱甚至消除偏见(Palese & Schnid Mast, 2019); 另一方面, 对于身份变换的个体而言, 他们可能会把现在的外群体成员当做曾经的内群体成员, 那么这些外群体成员可能由于内群体偏爱而得到更积极的评价。但无论背后的机制如何, 预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再分类的过程的确可以打破社会分类的界限, 提升对最简外群体的印象评价。

5.2　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外显印象更新的提升效应

在预实验对最简外群体评价的基础上, 本研究的实验 1 和实验 2 分别采用被试间和被试内设计考

察了最简群体再分类方法操纵的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这一更真实的外群体印象更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群体身份变换性不仅会提升最简分组的红队和蓝队的外群体印象评价，而且对于与大学生群体相对的老年人这一现实外群体也存在印象评价的“提升效应”。具体而言，实验 1A 发现在进行最简群体再分类前被试对老年人的热情评价高于能力评价。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即人们对老年人持有高热情、低能力的混合型印象评价(Cuddy & Fiske, 2002; Fiske et al., 2002)。而在经历了最简群体再分类后，实验 1A 发现身份改变组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价提升了，而身份不变组未发生改变。可见，无论从最简外群体还是到老年人的真实外群体，群体身份变换性均会对印象更新产生提升作用，这一“提升效应”结果可以从基于认知一致原则的再分类模型来理解(Roth et al., 2018)。被试的身份在两个最简群体间进行变换，最简的红队和蓝队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同为大学生组成)，因此经过身份变换后被试将自我同时与两个群体相关联，从而提升了对原来外群体的评价。这可能会在认知上增加被试对年轻人群体和老年人群体的兼容性，以同样的方式将年轻人和老年人与自我相关联，从而提升了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

实验 2 也进一步发现身份改变组提升了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价，但并没有改变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特质评价。这一结果表明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的印象更新存在评价内容的特异性，主要发生在广泛的社会认知评价维度上，而在针对性的刻板印象特质评价上却很难发生评价改变。此外，实验 2 发现对于身份不变组而言，被试对老年人的热情评价反而降低了，这也从反面验证了“变则通”的思想。老年人属于高热情的群体(Cuddy et al., 2016; 潘文静 等, 2018)，在进行再分类前人们对老年人的热情评分处于较高水平，但长期处于固定不变的群体身份反而会固化被试的群体的边界，使被试对老年人群体降低了原本处于较高水平的热情评价。

此外，本研究也发现了内隐与外显印象更新的结果分离，在内隐层面上，实验 1B 和实验 2 的结果显示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的内隐印象更新未发生显著的影响。这与以往内隐印象更新和外显印象更新可能存在不一致性的结果相符(Cao & Banaji, 2016; Forscher et al., 2017)，根据双加工模型中的系统评价模型(Systems of Evalution Model, SEM)，这可能是由于内隐评价依赖于慢学习联结系统，不能快速整合目标对象的新信息，特别是在先前已经学习了大量信息的情形下，因此内隐评价相对而言难以改变(Rydell & McConnell, 2006; Rydell et al., 2007; 温芳芳, 佐斌, 2021)。

5.3 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影响印象更新时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实验 2 表明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影响老年人群体印象更新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来看，群体身份变换性提升了被试对老年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从而使年轻大学生被试对老年人群体的印象评价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正如上文所说，群体身份是群体印象评价的基础，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从社会分类和群体认同的视角构建了一种提升对外群体印象评价的方式(Gaertner & Dovidio, 2020; 管健, 荣杨, 2020; 王俊秀 等, 2021; 周天爽 等, 2018; 赵玉芳, 梁芳美, 2019)。根据这个模型，当目标群体具有与感知者共同的内群体认同时，对该目标群体的评价会因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偏爱而得以提升。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简群体再分类后，群体身份改变组的年轻被试提升了对老年人群体的印象评价。对于群体身份改变的被试而言，他们经历了最简群体间的流动，跨过了群体的分类界限。被试可以从红队变成蓝队/或者从蓝队变成红队，“现在的外群体”是“曾经的内群体”，群体身份在变换和流动。最简群体身份的变换可能使被试意识到群体身份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在将来年轻人也会变成老年人，使被试将老年人从外群体也纳入了一个将来内群体的身份，从而发生了对老年人群体印象评价的提升效应。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当将外群体重新纳入一个共同内群体的身份时，会将内群体的偏好延伸至外群体，从而实现对外群体(老年人群体)评价的提升(梁芳美 等, 2020)。本研究结果一定意义上为实现共同内群体认同和干预群际偏见提供了限制性低、简单易行的群体身份变换再分类方式。

5.4 本研究理论方法创新与实践价值

本研究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采用外显和内隐测量方法考察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印象更新的影响及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在理论层面上，以往关于印象更新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新信息的不同特征、信息的重新解释和归因过程等因素的影响，少量研究侧重从目标对象的

内群体身份进行考察(Park & Young, 2020)，很少研究关注感知者群体身份变换性对印象更新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印象更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印象更新的测量指标上，以往研究大多采用零散的积极与消极特质词进行考察，本研究采取更整合的角度分别从广泛的社会认知大二模型的热情能力评价和针对性的刻板印象特质评价进行了印象评价的更全面和精细化的考察与比较，发现了相比更稳定的刻板印象特质评价，人们在广泛的社会认知评价上更容易发生印象更新，这些发现对于印象更新领域的精细化考察提供了评价内容指标上的借鉴。

其次，在方法范式的创新上，研究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这一方面拓展了经典的最简群体范式的静态使用，使其更具有社会生态价值。另一方面在形成共同内群体的方法上提出了新的身份变换再分类方式。以往主要存在两种再分类方式(Moss, 2016)：单一再分类(single recategorization)和双重再分类(dual recategorization)(如图 8 中的 1 和 2 所示)。其中单一再分类指消除子群体 A 和 B 的边界，用一个上位群体 C 身份取代子群体身份；而双重再分类指在强调共同上位群体 C 身份的同时，保持子群体 A 和 B 的边界和身份的存在。以上两种再分类都侧重直接构建共同的上位群体 C 身份，而本研究利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从群体身份变换性的角度提出了第三种再分类方式，在此简称为身份变换再分类(如图 8 中 3 所示)，实验 2 结果表明在不直接强调上位共同群体的存在，并在保留子群体的同时，通过变换子群体的身份打破子群体的分类边界也可以形成对抽象上位群体的共同内群体认同，从而提升对最简外群体的评价，并且这种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可以泛化至其他的自然群体中，对其他群体也产生积极的印象更新，这为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提供了一种限制性更低的方法。

最后，在实践层面上，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与每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人都密不可分，相较于那些在早年对老年群体持消极态度的个体，持有相对积极态度的个体在年老时候，将会具有更健康的身体机能、更灵活的认知能力以及更低的生理压力指标(Robertson et al., 2016)，前人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代际接触、观点采择等方法降低对目标群体的消极印象评价与群际偏见，但这些方法影响效果的因素较多，操作较为复杂(Cadieux et al., 2019)。而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群体身份变换性，以提高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方式提高对外群体的评价，为目标群体消极印象评价的改变和群际偏见的干预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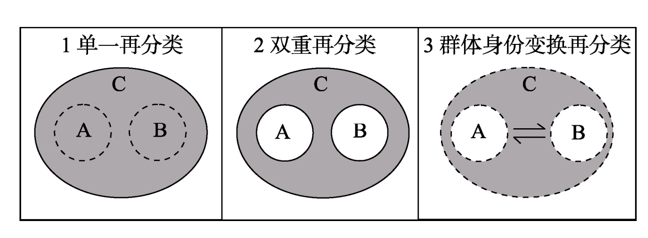


图 8　共同内群体认同不同再分类方式示意图

5.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考察了群体身份变换性对老年人外显与内隐印象更新的影响及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尚有如下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探究：首先，在心理机制上，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与印象更新之间所起的作用，而关于其它可能的心理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考察，例如被试的自我监控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感知相似性和认知灵活性也可能在其中起作用，更多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其次，在影响效应上，本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变换性在外显层面上对老年人的印象评价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而该效应的短期和长期持久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并且研究在内隐层面上没有发现印象评价改变，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更多样化的内隐实验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再次，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主要选取年轻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考察，而未来值得进一步选取老年人群体，在这种自我卷入的情形是否依然存在类似的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最后，在分类线索上，本研究主要聚焦年龄线索的老年人群体，而年龄属于可以改变的生理线索，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所属的年龄群体也会不同。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在其他社会分类线索上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的群体身份变换性起到的作用，例如，在相对稳定的性别群体，或者在其他具有更高选择性和灵活度的职业群体，通过再分类改变最简群体的身份能否对这些社会群体印象更新产生影响，这也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有趣问题。

6　结论

(1)通过最简群体再分类范式操纵的群体身份变换性不仅会改变对最简外群体成员的印象评价，

而且在年轻大学生对老年人的外显印象评价中也具有提升效应，特别在对老年人的能力印象评价的积极改变上更明显，但在内隐层面上没有发现此效应。

(2)共同内群体认同在群体身份变换性影响外显老年人印象更新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Abbink, K., & Harris, D. (2019). In-group favouritism and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in naturally occurring groups. *PLoS ONE, 14*(9), Article e0221616. doi: 10.1371/journal.pone.0221616.

Brannon, S. M., & Gawronski, B. (2017). A second chance for first impressions? exploring the context-(in)dependent updating of implicit evaluations.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8*(3), 275–283.

Brochu, P. M., Banfield, J. C., & Dovidio, J. F. (2020). Does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reduce weight bias? only when weight discrimination is sali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Article 3020. doi: 10.3389/fpsyg.2019.03020.

Burns, M. D., Monteith, M. J. & Parker, L. R. (2017). Training away bia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unterstereotype training and self-regulation on stereotype ac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3*, 97–110.

Cadieux, J., Chasteen, A. L., Packer, D. J. (2019).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predicts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through inclusion of the outgroup in the self.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74*(4), 575–584.

Cao, J., & Banaji, M. R. (2016). The base rate principle and the fairness principle in social judg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27), 7475-7480. doi: 10.1073/pnas.1524268113.

Clement, R. W., & Krueger, J. (2002). Social categorization moderates social proje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3), 219–231.

Cone, J. & Ferguson, M. J. (2015). He did what? the role of diagnosticity in revising implicit 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8*(1), 37–57.

Crisp, R. J., & Hewstone, M. (2007). *Multiple social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Cuddy, A. J. C., & Fiske, S. T. (2002). *Doddering but dear: Process, content, and function in stereotyping of older persons* (pp.3–26).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uddy, A. J. C., Norton, M. I., Fiske, S. T. (2016). Corrigendum to "This old stereotype: The pervasiveness and persistence of the elderly stereotyp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2(3)*, 614–614.

Dang, B. B., Gao, C. H., Yang, Y., & Wan, M. G. (2014). Intergroup threat: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reduction strategi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4), 711–720.

[党宝宝，高承海，杨阳，万明钢. (2014). 群际威胁: 影响因素与减少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2*(4), 711–720.]

Ensari, N., & Miller, N. (2010). Decategor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bias in the crossed categorization paradig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1*(2), 193–216.

Fang, J., Wen, Z. L., & Zhang, M. Q. (2017). Mediation analysis of categorical variable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0*(2), 471–477.

[方杰，温忠麟，张敏强. (2017). 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科学, 40*(2), 471–477.]

Ferguson, M. J., Mann, T. C., Cone, J., & Shen, X. (2019). When and how implicit first impressions can be updated.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4), 331–336.

Fiske, S. T. (2004). *Social beings: A core motives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Fiske, S. T., Cuddy, A. J., Glick, P., & Xu, J. (2002).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878–902.

Forscher, P. S., Mitamura, C., Dix, E. L., Cox, W. T. L., & Devine, P. G. (2017). Breaking the prejudice habit: Mechanisms, timecourse, and longev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2*, 133-146. doi: 10.1016/j.jesp.2017.04.009.

Fourakis, E., & Cone, J. (2019). Matters order: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order on implicit impression form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11*(1), 56–63. doi: 10.1177/1948550619843930.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2000).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Philadelphia, PA: Psychology Press.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2020).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New York: Routledge.

Gaertner, S. L., Dovidio, J. F., Anastasio, P. A., Bachman, B. A., & Rust, M. C. (1993).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Recategor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bia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3–24.

Greenwald, A., Nosek, B., & Banaji, M. (2003).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5*(2), 197–216.

Gaertner, S. L., Mann, J., Murrell, A. & Dovidio, J. F. (1989).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benefits of re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2), 239–249.

Gregg, A. P., Seibt, B., & Banaji, M. R. (2006). Easier done than undone: Asymmetry in the malleability of implicit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1), 1–20.

Guan, J., & Rong, Y. (2020).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Constructing a more inclusive superordinate identity.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7*(1), 39–49.

[管健，荣杨. (2020). 共同内群体认同：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7*(1), 39–49.]

Guerra, R., Rebelo, M., Monteiro, M. B., & Gaertner, S. L. (2013). Translating recategorization strategies into an antibias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1), 14–23.

Heilman, M. E., Manzi, F., & Caleo, S. (2019). Updating impression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new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on evaluations of women and me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52*, 105–121.

Hummert, M. L. (2011). Age stereotypes and aging. In K. W. Schaie & S. L. Willis(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7th ed., pp.249–262). Netherlands: Elsevier Press.

Kunst, J. R., Kimel, S. Y., Shani, M., Alayan, R., & Thomsen, L. (2019). Can Abraham bring pe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knowledging shared religious roots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11*(4), 417–432.

Kunst, J. R., Thomsen, L., Sam, D. L., & Berry, J. W. (2015). "We are in this together": Common group identity predicts majority members' active acculturation efforts to integrate immigra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10), 1438–1453.

Liang, M. F., Xiao, Z. L., Bao, Y., & Zhao, Y. F. (2020). 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on 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3*(5), 1147–1153.
[梁芳美，肖子伦，包燕，赵玉芳．(2020). 共同内群体认同对心理融合的促进效应及其机制．*心理科学, 43*(5), 1147–1153.]
Mann, T. C., & Ferguson, M. J. (2017). Reversing implicit first impressions through reinterpretation after a two-day dela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8*, 122–127.
Martin, M. M., & Rubin, R. B. (1995). A new measur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76*(2), 623–626.
McConnell, A. R., Rydell, R. J., Strain, L. M., & Mackie, D. M. (2008). Form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individuals: Social group association c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5), 792–807.
Moss, S. M. (2016). “Country first, politics later” reasons for dual recategorization in Zanzibari narratives. *Peace &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2*(4), 318–328.
Nosek, B. A., & Banaji, M. R. (2001). The go/no-go association task. *Social Cognition, 19*(6), 625–664.
Osborne, D., & Sibley, C. G. (2017). Identifying “types” of ideologies and intergroup biases: Advancing a person-centred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8*(1), 288–332.
Otten, S. (2016).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and its maximal impact in research on social categoriz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1*, 85–89.
Palese, T., & Schmid Mast, M. (2019). Interpersonal accuracy and interaction outcomes: Why and how reading others correctly has adaptive advantage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In R. J. Sternberg & A. Kostic ´ (Eds.), *Social intelligence: The adaptive advantage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p. 305–331). Palgrave-Macmillan.
Pan, W. J., Wen, F. F., & Zuo, B. (2018). Aging stereotype threat and it’s manipulation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9), 1670–1679.
[潘文静，温芳芳，佐斌．(2018). 老年刻板印象威胁及其研究操纵．*心理科学进展, 26*(9), 1670–1679.]
Park, B., & Young, L. (2020). An association between biased impression updating and relationship facilitation: A behavioral and FMRI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7*, 103916. doi: 10.1016/j.jesp.2019.103916.
Robertson, D. A., King-Kallimanis, B. L. & Kenny, R. A. (2016).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aging predict longitudinal decline in cognitive func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31*(1), 71–81.
Roth, J., Steffens, M. C., & Vignoles, V. L. (2018). Group membership, group change,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A recategorization model based on cognitive consistency principl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479. doi: 10.3389/fpsyg.2018.00479.
Rydell, R. J., & McConnell, A. R. (2006). Understand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change: A systems of reasoning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6), 995–1008.
Rydell, R. J., McConnell, A. R., Mackie, D. M., & Strain, L. M. (2006). Of two minds: Forming and changing valence-inconsistent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1), 954–958.
Rydell, R. J., McConnell, A. R., Strain, L. M., Claypool, H. M., & Hugenberg, K. (2007).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increasing amounts of counterattitudinal inform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5), 867–878.
Sassenberg, K., & Matschke, C. (2010). The impact of exchange program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ostgroup into the self-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1), 148–159.
Shen, X., Mann, T. C., & Ferguson, M. J. (2020). Beware a dishonest face? Updating face-based implicit impressions using diagnostic behavior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6*, 103888. doi: 10.1016/j.jesp.2019.103888.
Simon, J. C., & Gutsell, J. N. (2019). Effects of minimal grouping on implicit prejudice, infrahumanization, and neural processing despite orthogonal social categorization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3*(3), 323–343.
Sun, J. C., Xun, F. J., Liu, P., & Zhang, W. H. (2019). The implicit advantage of a high kindness trait in the action control of emotion regul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1*(7), 781–791.
[孙俊才，寻凤娇，刘萍，张文海．(2019). 高善良特质在情绪调节行动控制中的内隐优势．*心理学报, 51*(7), 781–791.]
Sun, S. (2016). *The influence of perspective taking on stereotyping: The perspective of self-stereotype dual model*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孙山．(2016). *观点采择对刻板化的影响：自我—刻板印象双重路径的视角*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Tajfel, H. (1978).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 24*(1), 285–295.
Ufkes, E. G., Dovidio, J. F., & Tel, G. (2015).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European Kur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4*(1), 176–181.
Wang, J. X., Zhou, Y. N., & Pei, F. H. (2021). The pathways to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Journal of Ethnology, 12*(5), 17–23+108.
[王俊秀，周迎楠，裴福华．(2021).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民族学刊, 12*(5), 17–23+108.]
Wang, Y. H., Yuan, Q. H., & Xu, Q. M. (2009).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elf-Constructionals Scales (SCS) of Chinese-version.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6*(6), 602–604.
[王裕豪，袁庆华，徐琴美．(2009). 自我建构量表(SCS)中文版的初步试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6), 602–604.]
Wen, F. F. & Zuo, B. (2007). The measurement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to assess the single attitude object. *Advances in Psycholgogical Science, 15*(5), 828–833.
[温芳芳，佐斌．(2007). 评价单一态度对象的内隐社会认知测验方法．*心理科学进展, 15*(5), 828–833.]
Wen, F. F., & Zuo, B. (2018).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Oper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new applic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3), 713–719.
[温芳芳，佐斌．(2018). 最简群体范式的操作、心理机制及新应用．*心理科学, 41*(3), 713–719.]
Wen, F. F., & Zuo, B. (2019). Concepts, cues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2*(2), 141–147.
[温芳芳，佐斌．(2019). 社会分类的概念、线索及影响机制．*心理科学, 42*(2), 141–147.]
Wen, F. F., & Zuo, B. (2022).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implicit impression updating.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press.
[温芳芳，佐斌．(2022). 内隐印象更新的心理机制．*心理科学*, 印刷中.]

Wyer, N. A. (2010). You never get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a first (implicit) impression: The role of elaborat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revision of implicit impressions. *Social Cognition, 28*(1), 1–19.

Yu, L. X., Ling, X., & Jiang, G. R. (2013). Impulsivity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ious Adolescents in China.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5*(3), 320–335.

[于丽霞，凌霄，江光荣．(2013). 自伤青少年的冲动性．*心理学报, 45*(3), 320–335.

Zhao, Y. F., & Liang, F. M. (2019).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romoting ethnic 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y: Bidirectional measurement and SC-IAT test. *Journal of Normal 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6*(3), 99–107.

[赵玉芳，梁芳美．(2019). 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民族心理融合：双向度测量与 SC-IAT 检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6*(3), 99–107.]

Zhou, T. S., Hu, Q., Cui, L. J. (2018).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help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group threa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1*(4), 333–342.

[周天爽，胡琴，崔丽娟．(2018). 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群际帮助意愿：群际威胁的中介作用．*心理研究, 11*(4), 333–342.]

Zuo, B., Wen, F. F., Wu, Yang., & Dai, T. T. (2018). Situ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mth and competence in intergroup evaluation: Impact of evaluating intention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0*(10), 1180–1196.

[佐斌，温芳芳，吴漾，代涛涛．(2018). 群际评价中热情与能力关系的情境演变：评价意图与结果的作用．*心理学报, 50*(10), 1180–1196.]

Zuo, B., Wen. F. F., & Zhu, X. F. (2007). College students' age stereotypes toward young and elderly people.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3*(3), 231–236.

[佐斌，温芳芳，朱晓芳．(2007). 大学生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年龄刻板印象．*应用心理学, 13*(3), 231–236.]

The effect of group identity shifting on impression updating in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WEN Fangfang[1], KE Wenlin[1], HE Saifei[1], ZUO Bin[2], LI Lanxin[1], MA Shuhan[1], WANG Jing[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impression updating, most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impression updating of individual targets, while few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impression updating of groups. However, the intervention of prejudice and conflict between groups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to be solv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sychology. Since group identity is the basis for impression evaluation of group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 changing group identity to improv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rovides a feasible "change makes sense" intervention path for the impression update of the target group. Considering that the larg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elderly population positively. Based on this, the present study manipulated group identity shifting at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through "minimal group recategorization paradig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shifting on the impression updating of the elderly group and the role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in it, so as to explore a method with low restriction, simple operation and obvious effect to improve out-group impression evaluation.

In preliminary experiment, 119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sychology class as subject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group identity shifting manipulated by the minimal group recategorization paradigm on the updating of minimal in-group/out-group impressions. In Experiment 1A, 98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The aim of Experiment 1A was to use the "minimal group recategorization paradigm" to manipulate the shifting of group identity, examine the change of young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towards the elderly group, and examine the effect of group identity shifting on the impression updating of the elderly at the explicit level. In Experiment 1B, we recruited 35 college students as subject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mpression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can be effectively changed at the implicit level by using Go/ No-Go association task. In Experiment 2, the effect of identity shifting was tested on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At the implicit level, a 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with higher application rate and wider application scope was used, and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warmth, competence and stereotype trait words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mpression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shifting on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was also measur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in the impression updating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of pre-experiment found that shifting group identity could effectively update individual’s impression of out-group. Specifically, the evaluation of out-group in the chang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unchanged group.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A showed that at the explicit level, shifting group identity could affect the impression updating of the elderly, and the second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specially in the competence dimensi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B showed that at the implicit level, manipulation of group identity shifting could no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mpression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experiment 2, it was found that at the explicit level,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layed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identity shifting on impression improvement. At the implicit level,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 1B, identity shifting did not change subjects' implicit impression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conclusion, minimal group recategorization paradigm can shift individual group identity through two classifications and improve impression evaluation of out-group, which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change group identity and alleviate intergroup bias. At the explicit level,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ut at the implicit level, no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found. These findings have created a new recategorization method for enhancing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nd opened up a simpl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intergroup prejudice intervention.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 group paradigm is no longer the static application, but more dynamic,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value.

Key words minimal group recategorization paradigm, the elderly, impression updating, group identity shifting, common ingroup identity